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云顶举办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法，来自各地的新、老学员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比学比修。

第 763 期

2016年8月25日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 763 期

2016 年 8 月 25 日



香港法轮功学员八月二十一日，在政府总部外举行“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集会之后游行，途经旺角、尖沙咀等热闹街市，到终点站天星码头，揭露中共强摘器官罪行。

修炼交流

对“大道无形”的粗浅体会

本周迫害案例

黑龙江教师蒋欣波被冤判三年

四川西昌市袁大群遭迫害离世

本周三退统计

退出中共党、团、队
总人数：248,093,921

详细内容

【时事新闻】	1
大法新经文：关于副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	7
大陆综合消息	
严正声明	
世人觉醒	
人心与因果	

【时事评论】..... 11

 剖析中共抵赖活摘的说辞

【修炼园地】..... 17

 对“大道无形”的粗浅体会

 谈大陆学员是否该有“总协调”角色

 当问题被同修写成文章上网时

 最苦最难对应的是最高最大

 不再害怕旧势力

 千万别忽视明慧期刊在讲真相中的作用

 学法要入心 加紧发正念

 我明白了要写法会稿

 重视发正念要领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大法新经文：关于副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

作为师父，我只承认大法弟子的主元神，而且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德都是大法弟子主体表面成就的，这一点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宇宙正法面对的复杂情况不是人能明白了的，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

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

表现不同。

大法弟子是慈悲中在乱世乱法中救众生，当然包括自身范围的生命。救众生一定会给生命机会，有的会给长时间的机会。过程中真的就有变好了的，也有最后不行的，不行了就清理掉，这种事在你们修炼过程中其实你们一直在做，师父也在给你们做。这只是无数干扰中的一点，没什么了得的，你们已在最严重的干扰中走过来了。有的学员看到了某一点情况，那也是大法弟子慈悲救众生的表现，也是你们在救众生中，也是众生各自在乱象中的正负状态表现而已。要救众生就不能一概而灭，要看其还有没有救。这过程中生命就会在正负的行为中表现，这也是正法中必然会出现的。面对负面的乱象表现，没什么可波动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什么都有了。其实旧势力已经被定为正法的魔在清理中了。有师在、有法在，乱不了。

李洪志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二零一六年八月，巴西法轮功学员利用奥运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机会，举办多项活动，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因比赛场馆附近的街道全部封闭，学员们选择在旅游景点开设真相点，展示功法、做酷刑展和发放英、葡、中文的真相资料。在里约最具标志性的景点糖面包山处，各国的游客都看到了身着黄衫的法轮大法学员的活动。很多人看到酷刑展，表示强烈震惊，纷纷谴责中共暴行。一位基督徒久久地看着学员的表演，汗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他说：“我想起了耶稣。”临走时他说：“祝你们成功！”

八月中旬的德国斯特劳宾啤酒节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仅次于慕尼黑啤酒节的最大民俗节日。法轮功学员连续三天在斯特劳

宾市中心、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圣亚科博大教堂前设立真相点，向过往行人和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江氏集团十七年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的罪恶。

瑞典一年一度历时六天的哥德堡文化节于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不少人现场学功，有的人学了第一套功法，就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次日再来学炼其他四套功法。

八月十六日晚，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派拉蒙剧院迎来纪录片《难以置信》的首场公映，人们仍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入场。《难以置信》以一名西方调查记者的视角，揭示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牟取暴利的事实真相。影片结束后，在绿党负责人权事务的国会议员玛拉玛·戴维森的主持下，参与调查的调查员伊森·葛特曼、斋亚·吉博森，以及生物伦理国际协会主席、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生物伦理学高级讲师安吉拉·拜蓝泰在现场解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新西兰医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女爵士玛格丽特·斯巴柔看完影片后表示非常震惊，她觉得这是“不能容忍的”，“完全错误的”，“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任何一个医学界人士都将反对这种正在中国发生的对人权的侵犯”。

《难以置信》分别于八月十八日晚和二十日下午，在澳洲墨尔本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举行放映会，吸引了关注人权的各界人士前来，其中包括资深人权律师、社会学教授、法律专业的学生、人权活动家等，他们纷纷表示会向社区传播这个真相，共同呼吁制止这一当今中共统治下正在进行的“大屠杀”。澳洲知名人权团体 Right to Life 负责人、资深人权律师海勒博士观看影片后说：“我感到很震惊，真实佐证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大规模屠杀的事实，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信仰被杀害，

他们信仰的是‘真、善、忍’，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破坏；相反，带来的都是美好。但中共却活摘他们的器官做移植。这是令人震惊的，是对人类生存权的侵犯。”

第二十六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自八月十八日起一连六天在香港举行会议，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场外集会、讲真相，希望与会者关注中共罪行，呼吁善良的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元凶。法轮功学员八月二十一日在九龙举行“全球联动制止强摘”的反迫害集会游行，将真相更广泛地传送给民众和游客。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英国法轮大法协会刘博士、海伦女士以及 DAFOH（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代表阿历克斯·陈医师来到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向新近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特里莎·梅呈交汇集一万一千多位英国民众签名的 DAFOH 反活摘征签表，并递交了一份呼吁英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迫害的请愿信。英首相办公室工作人员接收了请愿信和征签表，并表示，他本人已了解中共活摘器官事实，将立刻把请愿信和征签表交给首相特里莎·梅本人。

八月二十二日，加拿大“汽车之旅”在卡尔加里市政厅大楼广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敦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九月访华时，向中共明确提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发言人凯瑞·吉科森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已经达到人类邪恶的顶峰，是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这是当今世界对每个人良知和正义的考验。

澳洲法轮功学员向各界民众展开明信片征签活动，汇集民众的呼声，敦促总理在 G20 会议期间向中国现政权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八月二十日，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海德公园的主要入口处展开明信片征签活动。悉尼儿童文学作家加文·麦科马克经过征签摊位时，止住了脚步，他不仅在明信片上写了

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签了名。他还在明信片上的“个人留言”处写下了：“请关注这些无辜的人，法轮功应该被认可。”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治文从中国去美国与家人团聚途中，出关时遭到中共边防拦截事件，引起加拿大社会的关注。国际特赦加拿大分部主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应该允许王治文离开中国。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河北省秦皇岛法轮功学员梁君、白雪松、卢佳荣近日先后遭到警察绑架。梁君八月二日后半夜一点半左右，在从卢龙县往秦皇岛回来的路上，被卢龙县警察绑架、抄家；八月四日晨六、七点左右，卢佳荣从沈阳回家途中，在秦皇岛火车站被绑架；白雪松想到超市给卢佳荣的孩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刚走出超市门口即被六、七个警察绑架。据悉，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是河北省防范办维稳办（610）、国安系统下的指令。

黑龙江建三江前进农场中学教师蒋欣波八月十日再次被冤判三年，勒索罚金三万。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蒋欣波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四年冤狱期满，被直接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继续关押折磨两个多月，回家仅三个半月，二零一四年二月又一次被劫持到此洗脑班。蒋欣波请律师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的罪恶，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被绑架、构陷。

原空军院校训练部教官刘家泽先生，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沈河看守所十个多月，被迫害得鲜血顺着肛门往下淌、用纸堵着，身体虚弱，原本体重一百八十多斤的体重只剩一百三十来斤。家属要求保外治疗，看守所拒不放人。

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袁大群两次遭劳教迫害，遭受种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致下半身萎缩，长期遭受监视、监控，于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离世，年七十八岁。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两位法轮功学员今年七月在印度东北部偏远的地方向二千多名学生介绍法轮功，并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欢迎。一位校长在写给二位法轮功学员的信中写到：祝法轮大法继续弘扬，让世界成为美好的地方。一位政府官员对学员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表示感谢。他说：感谢你们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学员们也给当地留下了许多真相资料。

八月十七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健身馆举行的大学社团新招会，还分别在两个不同的舞台演示了功法。许多学生认真地听真相，数十个想学功的学生在登记册上登记，还有不少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在摊位前希望了解更多大法真相并同意三退。

台湾传承一百六十二年的“基隆中元祭”，八月十六日晚间于基隆市区展开放水灯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花车、仙女队与腰鼓队所组成的队伍，所到之处人们纷纷照相、录影，尤其天国乐团及腰鼓队整齐的步伐、动听的演奏，一再得到民众的鼓掌与欢呼；法轮功学员装扮的仙女队沿途发放的精美莲花，更是人见人爱。

八月二十日星期六，捷克布拉格法轮功学员在查里桥举办讲真相活动。三位中国大陆年轻人从荷兰旅游到布拉格来，听了学员讲真相之后说：“我们在荷兰也听了真相，但没做三退。你给我们做三退吧。”学员给他们分别起了三个化名，他们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临走时还主动拿了一些真相资料。

二零一六年七月底，正值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期间，大费城地区部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办了讲真相活动，这里紧邻大会主会场之一的宾州会议中心。活动吸引了众多游人，其中包括来自全美各地的民主党代表和前来报导会议的媒体人。代表们纷纷停下来了解并索取真相资料，多位代表在“反强制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山西太原边平鸽被非法开庭 律师忠告法官

零一六年八月十日，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边平鸽非法开庭，律师做无罪辩护，边平鸽阐述了修炼法轮大法信仰无罪，边平鸽资助的学生也递交了辩护词。

开庭结束后，边平鸽夫妇的朋友说：“律师说的入情入理，有理有据，公诉人说不出一条法律法规来证明边平鸽有罪，公诉人很尴尬。”

八月十日上午九点，边平鸽被非法开庭，参加旁听的人有：边平鸽的丈夫、女儿、朋友、接受边平鸽资助上大学的大学生、国保六一零便衣警察等人员。主审法官是刘水莲，公诉人陈荣钢。

在庭内，公诉人陈荣钢说完构陷边平鸽的所谓“犯罪事实”后，律师便以我国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条进行辩护。

律师还告诉法官，最近出台了许多法律法规，其中对于法官的责任也做出了规定，一些规定也约束了法官，对于冤假错案实行终身追责制的。

律师还告诫说：边平鸽是无罪的，如果法官非要判刑，请各位参与者想想你们的良知在哪里？你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么？律师还指出：目前在中国就法轮功是块干净的地方。

◇关于大陆同修接到真相语音电话后的处理方法

问：今年以来，我地不少大法弟子经常接到海内外同修的真相语音电话，对同修争分夺秒救人其力度和广度之大，十分钦佩。但对此电话是挂机还是听下去感到茫然：挂机好象对同修不珍重，误使同修觉得此人未能得救而遗憾；继续听下去，不但浪费资源，又耽误同修救人时间。是否在真相语音电话中

设置一个数字键，当大法弟子接到真相电话时，立即按此键，打真相电话的同修接到信息后，即刻挂机，可继续救度其他众生。

海外大法弟子答复：请转告大陆大法弟子，6号键表示“已三退”，会马上挂断。谢谢！

严正声明

本周二百八十六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一百二十四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诚、善良打动人心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春好

* 帮老人修三轮

在一个夏季的晚上大约九点，我开车经过村路，在车灯照耀下，看见前面路边一辆三轮车，凭经验知道车出故障了，我想看能不能帮一下。

下车，一看是位老人，应该在七十岁左右，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车坏了，不跑了，我说，我以前骑过三轮车，我帮你看看。就检查了一下，一看车链子掉了，就帮助安装上，又给调试好。

老人比较感激，从布兜里掏出三十元，表示感谢。我忙说，举手之劳，不用谢。我问了他是哪个村，知道是邻村，也认识我父亲，我就没多说。

半年后，一个学大法的学员问我有一件事是不是我做的，我

说什么事？就说她去讲大法真相，碰到一个人，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他开始讲他大舅过年酒桌上谈起了法轮功，说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他不相信，就讲那天晚上，他车坏在路上，谁谁的儿子帮我修车。人家儿子就学法轮功。说那天吃饭主题谈法轮功，他就是通过那天酒桌上大舅的话相信法轮功好的。

* 你给我做个亲戚吧

一天要到市里去取货，看见前面一辆带篷的三轮车在行驶中，突然一斜，我下意识的瞟了一眼，看见车右边轮胎瘪了，本能的知道车胎碎了。我想帮还是不帮，我知道那条路段修车的太少，就这样想着，几百米已过去了，转念一想，还是回来帮他修一下吧，不然他不好弄，这样，掉回车头。

“帮你们整一下好吗？”我提着工具包过去（以前骑摩托车时的工具），看两女一男都是退休年龄的人。“你能整吗？多少钱？”我说：“五元怎么样？”“行！行！”说着他们都露出很高兴的样子。

男的很感慨的说：“哎，看来X城太好了，我来X城定居太好了，X城人怎么这么好啊，我上次打听路，那人把我送到家门口，这次又碰见你这位年轻人，这么年轻却这么好，真是太好了。”说完转身看着远处的景色。

车胎的口子大概一寸多长，我的胶贴小，只好叠扣着往上粘，一会儿又听男的说“哎，你俩过来过来，你们看看这年轻人怎么这么好……”两位大姨级的走过来了，把头靠过来看我，好像在看古董一样。也许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其中一位睁大眼睛又满脸疑惑的问我：“小老弟，你为什么这么好？”我看着她笑了笑。一时之间谁也没再说什么，我还继续干，她们还是那种疑惑的表情。

一会儿，我抬头说：“大姨，你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好，实不相瞒，我学了法轮大法。”话音刚落，“哦，你学法轮功啊！”

男的惊讶的说了一句。“是，”我接着说：“大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人应该这么做，不管学了大法还是没学大法的，做人都应该这么做，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多好，是不是啊？”我看着他们说：“刚才你们问我多少钱？其实我不要你们的，只是开始说不要钱，你们不敢修，是不是？我真的一分钱都不要你们的，只想帮帮你们。因为这段路没修车的……”我一字一句的说着，她们注视着我，静静的听着。我又把“天安门自焚”真相分析给她们听。

也许是行为早就打动了她们，他们没有辩解，甚至没问问题，只是男的说：“我们单位也有学法轮功的，我过去不了解，看来我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法轮功。”

谈话间，车胎胶好了，我往上安，男的又说：“你给我做个亲戚吧！我的孩子都在外面，今天的社会像你这样的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说完拿了笔写下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知道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人心与因果

◇村民喊“法轮大法好”鼓励大法弟子

【大陆来稿】一天中午，我骑自行车出去。路过一个村子的村委会时，看到村委会门口有两位老人坐在那里乘凉。我经常来这个村讲真相，所以和这里的一些村民很熟悉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愿意了解法轮功，也都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

两位老人招呼我过去休息一会儿，并问我有没有新的真相资料。我下了车，从包里拿出两份法轮功真相期刊递给两位老人。就在他们忙着看真相时，我一回头发现有个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从村子里出来。此人光头、膀大腰圆的，虽然我看不清他的面部，但是我觉的我没有见过他，心里有些不稳，怕心出来了。我匆匆与两位老人打了个招呼骑上车快速离开了。

当我骑出一段距离后，听见后面有人高呼：“法轮大法好！”我扭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大块头的光头正站在村委会门口的马路上，对着我喊呢，手里拿着似乎是我刚才送给老人的真相资料。

我很感动，也为自己刚才的表现而惭愧。

每周六下午，我都骑自行车回老家给那里的大法学员送《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中途要经过三个村庄。每次我都顺便在这几个村里发些真相资料或给遇到的村里人讲真相。

有一次，我正在一个村里推着自行车走着，想着今天在村子的哪头发资料合适，一辆黑色小轿车正从南向北开到面前的十字路口，而我正向西走。这时小轿车忽然放慢了速度，面对着我的副驾驶位置的车窗缓缓落下。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微笑着看着我说：“法轮大法好！”

我一愣，然后是一阵喜悦。

今年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和一位大法学员做伴去农村发真相资料，九点多，我们决定在一个村子的灯火通明的十字路口贴几张真相粘贴。同伴正往一个电线杆上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粘贴时，从南边的街道上传来脚步声，我提醒同伴“快点！”

贴完后我们不慌不忙的朝东走去。已经走出很远了，忽然听到：“真、善、忍好！贴的好！真、善、忍好！贴的好！……”一遍又一遍，洪亮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传得很远。

我和同伴笑了，那种感觉美妙无比！

【时事评论】

剖析中共抵赖活摘的说辞

文 / 司马泰

在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二十六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TTS)大会在香港召开之际，中共喉舌人民网罕见发表了一篇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文章。

“活摘器官”被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形容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面对这样的邪恶，如果世界人民一听到就相信了，那这还算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吗？正因为匪夷所思，超出了人类的底线，人们才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中国有个成语“难以置信”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情况的。

中共要否认活摘器官，至少要提供两样证据，第一是外界的独立调查报告。允许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外界调查团到中国进行有关活摘器官指控的独立、深入、全面的调查；第二是有关器官来源的报告。逐年递减的传统死刑犯不可能支撑中国大陆自二零零零年以来疯狂膨胀的器官移植市场，所需要的庞大的额外器官，到底是来自哪里。如果说主要来自死刑犯，那么死刑犯的数量就会从每年数千上升到每年数以万计。这些所谓的“新型死刑犯”又来自哪里呢？中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才能有资格谈及活摘器官存不存在。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有知情人在海外爆料，位于辽宁苏家屯的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地下设施里有个秘密集中营，关押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他们被活体摘取器官。几天之后，三月十七日，另一名在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的女士，其丈夫直接参与过活摘，也站出来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要求调查是最基本的诉求。面对活摘器官的指控，人们发现中共完全是具备这种活摘动机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是真的；江泽民集团想要把法轮功彻底铲除是真的；中共媒体铺天盖地造谣诽谤、抹黑法轮功，挑起民众仇恨法轮功是真的；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市场违反常规地疯狂扩张是真的；移植市场的暴涨与迫害法轮功高度重合是真的；中国短短几年就成为“世界器官移植旅游中心”是真的；中国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超短是真的；而死刑犯逐年递减也是真的；死刑犯器官根本支撑不起

这庞大的市场也是真的；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普遍非正常验血是真的；大批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拘押并失踪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知情人出来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么，人们要求立案调查，有什么过分的吗？

平心而论，法轮功学员最希望这个指控是不真实的，因为被害的都是他们的同门弟子。

二零零六年四月四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布公告，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

然而，所有申请去中国大陆调查的签证都被中共拒绝了。

什么是犯罪的证据？不让调查本身就是一种证据。

到了今天，人民网仍然不是呼应西方多国政府和民众要求调查真相的诉求，而是引用所谓专家的说辞来为自己站台。什么说辞？就是人们面对不可思议的邪恶还处于“难以置信”状态下的那种反应。二战时期，波兰外交官杨·卡斯基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逃到美国，告诉身为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费利克斯的第一反应也是“我不能够相信你”。费利克斯同时也强调，他说的是“他不相信”，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在否定这件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人民网恰恰是在混淆这种概念，把某些人“难以置信”的言论直接推演成了“否认活摘的存在”。

人民网“最重量级的西方反馈”，也是被中共和附庸媒体多年来反复引用的，大概就是美国国务院在事情刚曝光的时候有关活摘指控的一段说明。

事件曝光十三天之后，三月二十三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派人前去医院查看，驻沈阳领事馆官员工作人员也去该地看过。事情都过去十几天了，而且是在中共安排下的查看，能到什么证据吗？如果还有证据存在，中共也不可能随便让外人去查

看。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底线。所以，他们并没有主动对外发布他们的查看结果。是在四月十四日国务院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人特别问到这个话题，发言人才把事先准备好的书面答复读了一遍，说是他们去那里没有发现活摘器官的证据。发言人说的只是他们没有发现证据，这与到底有没有活摘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可能的解释是中共销毁了证据，掩盖了犯罪事实，这是中共犯罪后的一贯做法。

中共在引述美国政府的说明中，还故意掐掉了说明中的后一段话，就是“美国仍继续关注中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和有关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报导。美国在与中国政府会谈时以及在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两个问题。”很显然，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去现场没看到证据，并不代表“活摘器官”就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他们会继续关注。

二零一一年美国政府的人权报告中也再次关注“活摘器官”一事，受害者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学员。美国上一届国会曾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起“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281议案获得二百四十五位议员联署（占国会席位的百分之五十六）。二零一五年发起的343号决议案被认为是“二百八十一号决议案”的继续，343号决议案获得一百八十五位国会议员的联署。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这才是美国政府今天的态度。中共引用一个十年前还处在“难以置信”氛围中的说明有什么用呢？

人民网列举的所谓“国际器官移植专家”还包括一名以色列议员，议员在一份要求联合国调查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了字，最后被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施压，该议员不得不出来声明道歉。中共把这种事情拿出来当作“否认活摘器官”的证据，不知道读者有何感想。第一，要求对某个指控进行调查，这有

什么过分的吗？任何一个案件，一个指控，都是从调查开始的，没有调查哪里来的证据呢？第二，靠政治施压，威逼利诱，这是中共的惯用伎俩，可是这正暴露了中共的做贼心虚。事实上，以色列是最早针对中共活摘器官采取法律上的行动的。以色列从二零一二年四月起实施了新的器官移植法，彻底杜绝了以色列人的“器官移植旅游”，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而这一法案的发起人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李维医生就是在了解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采取行动的。人民网自然不会提及这些情况。

很显然，人民网那篇诽谤文章的原始作者们其实也是蒙在鼓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证明活摘不存在，他们有本事去够着江泽民、周永康问一声吗？就算问会得到实话吗？这些人只是因为仇恨法轮功，就如同当年的科痞何祚庥一样，而沦为了江泽民、周永康的御用马仔，就是闭着眼睛满腔仇恨诽谤法轮功。活摘器官就是在这种仇恨下才会发生，才撑起了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疯涨。

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二零一零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四千例肝肾移植手术”。朱继业不经意透露的秘密显示，北大人民医院的年移植量是其公开数字（一百多例）的四十倍。北大人民医院还算不上器官移植里面的“大户”，按照他们的这个“四十倍”推广到全国，那累计起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这个数字可就是靠人的生命堆积起来的。

一个医院一年就做四千例，医生们忙不忙？都忙不过来。

“我不在医院，就在取肾的地方；不在取肾的地方，就在去医院和取肾地方的路上”。这就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团队自己用来描述他们的忙碌生活时的写照。忙的背后，就是器官供体的丰富。

丰富到什么程度？一个病人就可以用掉八个肾。南京军区

福州总医院副院长谭建明的一个三十岁的男病人，二零零三年九月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两个星期内找到了四个肾脏，因为交叉配型失败，无法手术。二零零四年三月，该病人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又连续弄到四个肾脏，最后一个终于配型成功，半年时间消耗了八个肾脏。

拥有完善的器官共享分配系统的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是二到三年。而在中国，很多医院只要一两个礼拜，甚至更短。急性肝功能衰竭的病患需要急诊肝移植，必须在四十八~七十二小时之内进行移植手术。在二零零六年“中国肝移植注册（CLTR）”的年度报告中，有高达一千一百五十例急诊肝移植，占总量的二十六点六%。最快的肝移植手术是入院后四小时进行的。

昆明肾脏病医院在其介绍中，说的更直白，他们“是开展供体找受体的器官移植医院”。这就是中国大陆疯狂的器官移植市场的最本质特征，是供体找受体，是“按需移植”。

太多太多的证据，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

中共想要否定，就必须说明这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中的器官来自何处。每年数千名而且持续递减的死刑犯，根本就支撑不起这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

在经历过早期的“难以置信”的心理震荡之后，今天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组织的主流都是认可或者支持对中共的指控的。美国、加拿大、欧盟、以色列、澳大利亚等都通过了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要求允许公开调查。

回顾中共从否认使用死刑犯到高调承认利用死刑犯做器官移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共的否认常常就是在说谎。

黄洁夫在香港参加器官移植大会，被记者问到活摘器官一事的时候，本来兴高采烈的面孔，一下子变脸，诚惶诚恐，一言不发，匆匆离去。他在怕什么呢？

中共喉舌喜欢把别人说的话涂抹成“谣言”，其实“谣言”

一词，在一个谎言当道的国度，今天已经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中共惨无人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甚至更残忍的暴行，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修炼园地】

对“大道无形”的粗浅体会

文：大陆大法弟子

这些年的修炼中，一直有同修时不时的搞出一些形式来，并对这些形式执着。对于这些现象怎么看，我谈谈个人的看法，水平有限，若有不对之处请大家以法为师。

大家知道我们当初各地有辅导站，有站长有辅导员，北京还有研究会有义务联系人。我个人理解，这些只是表现在常人社会的形式，与常人的组织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真正的内涵是修炼，而修炼本身是“大道无形”的。

虽然在和平时期我们有研究会和各地辅导站，但只起到联系和传达的作用，辅导站并不具备一般组织机构所拥有的职能，和学员不是上下级关系，联系人和辅导员也都是义务的，大家也没有名册，都听师父的，都学一部法，用法来衡量如何指导自己的心性修炼。

大法洪传时不上电视报纸，不作宣传，只有炼功点的条幅对大法作最简单的介绍。如果我们上报纸上电视，表面上看宣传力度好像是加大了，但宣传过程中有的人会因为“某某功电视都报道了，某某功报纸都说好了，某某人学了功都治病了”等等，因此而来学功，这是有求而来，有为而来，而大法要的是人真正想得法修炼升华的心。最大限度的让进门的世人不因执著而来学功，哪怕来的人少一点，也都是最纯净的心而来。而实际情况并没有因为缺少有形的形式而阻碍了大法传播。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迫害中没有了研究会，没有了辅

导站，大家的修炼也并没有受到影响，也证明了我们修炼的提高并不由这些形式来决定。

七二零以后，大家陆陆续续去北京证实法，以及同修建立资料点，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在此过程中，有同修认为，应该让大家都去北京，在家的都要建立资料点。虽然这么做是没有错的，但应该认识到，每个人的心性，当时的修炼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就是修炼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悟到，想去北京证实法，克服困难去做，这种克服的困难有自己怕心的阻挡，有亲戚朋友的不理解，有大环境下的恐怖压力，只有靠自己实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提高上来，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提高。这种提高的过程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几年。但不管多久这种提高都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用任何组织形式让大家去做，不是同修发自内心的行为，就容易引起有的人看别人做了自己没做丢面子，有的人认为自己不去做会圆满不了，等等各种执著，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去做。而且组织者不一定是修的好的、悟的高的，而现实中很多负责人、辅导员掉了队甚至走向反面。而在护法中涌现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多是没有人组织、没有榜样可循，在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完成的神迹。

师父开示：“大道无形，各种环境都是给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地，都能够修炼。你们今天的修炼不是过去哪个觉者给人留下的文化中那种小道的修炼，是把全人类社会整个铺开了叫你们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修。”[1]

我的理解，形式就象一个容器，它的内容、内涵装在里面。修炼也有一个形式，释迦时代的修炼形式是树林里打坐、出家、要饭化缘。但我们修炼的大法很大，就要有一个更大的形式来适合它，就如同是一个人穿的一件衣服，这个人很高大，就要穿大的衣服才行，因为法太大了，大到无边，那么这件“衣服”就要大到无边，才能装得下他，才能使他不受束缚，所以这件

“衣服”看起来就像是大到没边没沿，大到“无形”了。

举个例子，比如资料点的运作，我们基本上都是家庭式的小资料点，有的人家里环境允许，自己一段时间内觉得小册子效果好，就可以多做一次小册子，做多少由自己的状态决定；可能过一阵修炼状态不好，或者觉得有更好的讲真相的方式，就可以这段时间改做其它的。有的人家人不明真相很反对，就可以先不和家人发生矛盾，随着给家人讲真相，家人理解了，支持了，就可以自己在家也“开朵小花”。有的人看到别人讲真相的方式虽然很好，可是他有更好的办法更大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讲真相。我们的修炼是不断提高层次的，随着心性的提高，周围的环境，对法的理解，方方面面都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给我们利用来讲真相的，我们的修炼又没有榜样，那么就会有千千万万的讲真相的方式。当然，这不排斥有的项目需要多人配合共同完成，那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个人体悟，大道无形的威力还体现在他是圆容的，是不容易受到破坏的。邪恶迫害大法十多年，一直以为只要抓住所谓的“头头”，就可以把整个大法破坏掉。可是大法修炼者是没有花名册的，邪恶除了将研究会的负责人和各地的辅导员判重刑，再无力可施。可是各地的负责人只是名义上的，并不是实质上的“领导”。我们修炼、讲真相救人靠的是大法，是师父，所以大法讲清真相的活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今天老张和老李配合做了什么，明天老张和老王又配合做了另外一件事，后天老李和老赵又一同做了什么别的事。大家都遵照法来做，没有领导人，就不会有人带歪了大家，没有规律，邪恶也无从下手。

邪恶迫害中一直想找到所谓的“突破口”，这些年中也出现了不少大型的资料点被破坏，还有些人所谓修的高被大家崇拜，还有的地区协调人像常人的领导一样去各地，借口有的是

教技术，有的是交流，“帮助同修提高”，其实形式上已经和常人的领导“指导工作”无异。有些同修很喜欢围绕在这些协调人周围。共产邪党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几十年来一直向大众头脑中灌输“奴性”的思想。现在的人不喜欢独立思考、独立做事，做什么事都喜欢看别人，喜欢被人管着，身处某个组织中才有所谓的“归属感”。邪党电影里经常说一句话叫“找到组织了”。修炼了以后，有些同修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党文化。遇到修的好的，或者是协调人，有时会表现出“我们跟着你干”或者“终于有人领导了”这种心态。做一件事情不是用法衡量，而是看别人，协调人说这件事可以做了，心里才有底，不说就没底。

而师父是怎么教我们的呢？师父说：“不是在一个站长的挥动下大家都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除了大家共同配合做什么事的特殊情况下站长统一协调外，每个人都在主动的走自己的路。如果什么都统一去做、由站长统一说了算，大家都跟他一样去做，这个站长修成了什么，你们只不过是他世界的众生而已。我不要你们这样，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2]

我个人理解，作为一个生命，一切事用法衡量，遇到事自己独立思考，自己主动做该做的事，并为自己做的一切负责，这才是一个生命应有的状态。

师父在法中讲：“也就是说，大道无形的修炼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形式。”[3]

我的体会是，既然大道无形是我们的修炼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不是如同我们炼功时推转法轮四次，发正念时用右手，盘腿时男的左内右外一样，是必须遵守不可以改动的呢？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欢喜心，或者看到有修的好的“高人”或者认为外在的形式有变化了，就想改变这种修炼形式。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谈大陆学员是否该有“总协调”角色

文：大庆大法弟子

近期，由一篇明慧文章引起同修对大陆“总协调”话题的再度关注和议论。对于这方面问题，在此谈一点看法与同修交流。

一、海外学员有“第一负责人”、大陆却不该有“总协调”

现阶段正法还在继续，大陆学员还在考验中，需要学会以法为师，在法中正悟，自发的做好该做的三件事。可是一些学员认为既然海外有项目“第一负责人”，大陆也得有“总协调”。我们看这是曲解师父关于这方面的讲法。

毕竟海外不存在中共的直接迫害，是和平环境。很多项目只要确定了大方向，在“第一负责人”的统筹安排下，大家朝一个目标努力就行了。即使“第一负责人”做事中有偏颇，师父会找他及时归正，所以不可能出现大问题。

而对于大陆学员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中共的邪恶迫害和旧势力安排，使大陆学员的修炼环境很恶劣、很复杂，而且大陆学员做事都是个人的理解，个人的理解有限，不适合作为大面积学员统一做事的依据和行为准则，所以现阶段在大陆搞所谓的“总协调”，究竟是否在法上，要理性思考和再认识。作为大陆学员，只要是大法的事，想做什么尽管按师父讲法要求主动做好就是了，每个人都要在法中走出自己的路，那条路是师父给安排的，需要自己去走出来，不能等着别人安排，因为别人的个人理解涵盖不了那么多学员的修炼和履行使命。

现阶段大陆没有“第一负责人”的安排，这个师父在法中已经讲明了。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师父是怎么讲的：“再一个想跟大家明确一下除中国大陆外国际上大法弟子的协调问题。以前我没有明确这件事情是要锻炼大家走出自己的路来，因为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上界来的王，都得证悟自己对法的所得。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段时间已经够长，经过了十年的岁月，我想应该划一个句号、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他就是那个项目的代表。包括各地佛学会的第一负责人，他就是这件事情的代表。对他所做的、对他所要求的事情、对他所做的决定，无条件的执行，（热烈鼓掌）从现在开始。”[1]

师父讲的是“除中国大陆外国际上大法弟子”[1]，从二零一零年开始用这种“第一负责人”的方式协调。没有包括大陆弟子。相信愿意理性的、心平气和的学法的学员都能看清师父的话。剩下就是自己是否愿意接受师父对大陆学员的安排的问题了。大陆“总协调”造成的问题，是总协调和地方学员双方的修炼问题，所以大家都需要及时正视自己的修炼问题。

二、大陆有“总协调”的地区，是否没走正修炼路才出现的

在大陆，“协调人”就是义务为同修帮忙的“联系人”，而一旦联系人被称之为“协调人”的时候，多少有点领导者的意味，而且会分出许多等级来。一般以片区为基本单位，几个片区之上再有一个协调人，专门指挥片区协调人，这个人就成了这一方的“总协调”。依次有了县级、市级、省级“总协调”。“总协调”就可以发号施令，支配大法资源、安排同修具体做三件事了。

因为普通学员达不到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的要求，遇

事不用法衡量，总是用人心，想借助别人的指点走捷径，啥事都想“等现成的”，这就给想做“总协调”的人提供了滋生条件。可是越这样邪恶越能钻空子，整体状况越不好，这个地区发生迫害就越严重。

单从本省情况来看，哪个地区“总协调”名声大噪，那个“总协调”就容易做偏离法的指挥，把学员与大法、与师父隔开，致使那个地区同修遭受的迫害就惨重。

就拿我市来说，根据明慧网报道，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四年来我市有两千多名大法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劳教、拘留、管制等。其中，九十名学员被迫害致死。根据我市统计表格，二零一五年十月末至十二月初，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市因起诉江泽民遭绑架的学员达一百八十多人，是全省遭迫害最严重的。虽然不能归咎于本地区有个“总协调”，但起码有很大的成份在里面——是因为很多学员长期不能以法为师、依赖心太强而走不出自己证实法的路，才被旧势力以考验为名迫害的。

其它地区，有的在解体洗脑班方面、在控告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方面做得好一些，那里“总协调”为此显示心膨胀，在全省各地巡回交流几十场，造成当地同修被大面积绑架、许多人被判刑，而“总协调”却认为自己正念强而不以为然，岂不知自己也在邪恶的监控中，邪恶只是觉得你还有利用价值而暂时没动你。

还有的“总协调”不参与讲真相，常年领一帮同修在家里发正念，天天长时间发正念。可当地同修却屡遭非法判重刑，就连七十多岁的老妪都不能幸免，“总协调”还不悟，甚至要求同修做具体事都得向其汇报，否则就说同修“另立山头了”。

大陆很多有“总协调”的地区，一般都矛盾重重，也是邪恶干扰严重的地区。可以说，当地同修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那里同修学人不学法造成的，是整体没走正造成的。

三、大陆“总协调”已造成的偏颇

在大陆，自行任命的“总协调”最容易人为的制造某种形式，经常搞一些例会，给片区协调人或普通学员安排具体事情。可由于“总协调”不具体做事，很多安排并不合理。而一旦有谁提出异议不照办，“总协调”就会以“不配合整体”的大帽子压制同修、甚至给小鞋穿。人为的给整体制造间隔。

“总协调”有一个很具迷惑性的求名手段，那就是打着形成整体的幌子搞轰轰烈烈的事——召集大型法会。当年师父告诫我们开法会不能过频，可有的“总协调”却频繁穿梭于省内各地，到处张罗大型法会（甚至十几年都是这状态）。交流中专找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揽在自己名下推崇，实际是给自己“镀金”，借以炫耀自己协调的好。岂不知“总协调”暴露这些人心的同时，也为中共迫害提供借口，往往在交流会之后发生大面积绑架事件。

有的“总协调”成了全职协调人，十几年不讲真相，专职游走做所谓的帮助学员提高，以市协调人或省协调人自居，使法理不清的同修起了崇拜心，起到往起勾学员执着心的干扰作用。

有的“总协调”居然安排当地整体发正念内容，甚至频繁更换、每周都更换一次。今天要求各片学员向国保大队发正念；明天向市公安局发；后天向法院、检察院发；大后天又向银行、邮局、甚至外省发。给同修正常的修炼心态造成干扰。

最严重的是，有的“总协调”习惯了当领导的做派，经常做事不理性。例如，从零几年起，“总协调”就频繁张罗大型法会，师父多次点化阻止他都置若罔闻。而且对法会现场又照相、又录音，导致参加法会的人大面积遭绑架、劳教、判重刑。

又如，有的总协调先后把几个公安“内线”留在身边重用（至今如此）。当地同修因此陆续遭公安绑架，多人被判刑。年仅三十岁的女同修姜湃，在两个月内被当地国保大队恶警酷

刑虐杀。同修离世那一刻，我地区雷暴霹雳，几小时打了近千个雷，就连劫持女同修的警察都吓哆嗦了。当地电视台报道：雷暴炸断电线，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油井停产二百多口……

是否有总协调，以及总协调是否忙于安排大家，这些状态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整体修炼状况。因为“总协调”要行使“权力”指挥整体，甚至明知道不在法上都要一意孤行。看上去也在帮同修，却忘了掺杂的人心和魔性都会被邪恶利用。而被指挥的学员，是否还停留于用人心来做三件事，没有真正从法中升华，跟着师父走。

四、大陆“总协调”的存在给旧势力迫害提供可乘之机

关于大陆学员“协调人”的问题，师父说：“其实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无论他和大家联系和不联系，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势、能够上网、突破网络封锁，他都能够跟上形势，因为有神在管。”[2] 师父还说：“当然啦，你们协调起来，做事那更好，但是一定要考虑安全。最起码现在不能够大面积的去做，不能够大面积去掌握不同地区学员的名单！谁做了，谁在干坏事。”[2]

师父的法都讲明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有神在管、而不是协调人管。更重要的是，师父告诫我们不能大面积协调、大面积掌握不同地区学员的名单！我们理解，大陆学员现在不可以有“总协调”，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題，而是根本就不应该有！

因为“总协调”不同于一般的片区协调人。片区协调人都直接参与讲真相，还能帮助自己所在区域同修联系事宜，而“总协调”却自己不讲真相，专门安排、指挥各片区协调人这样做、那样做。表面上是为形成整体，实际上起到干扰同修做三件事的作用。

而且几乎所有“总协调”都大面积掌握本地区学员的名单。更有“总协调”，不但掌握本地区学员情况，还热衷于省内各

地哪儿都去。况且常带领与迫害大法的恶警关系密切的人同去，到处打听资料点和学员情况。给整体造成安全隐患，直接导致那里同修大面积遭绑架。

实质上，那个“总协调”的存在，恰恰成了旧势力实施迫害的借口和工具。无论“总协调”做的好与不好，旧势力都要实施迫害。如果“总协调”走得正，旧势力就会迫害他本人；如果他走得不正，旧势力就会迫害整体。

他走得正，就会有很多学员崇拜他，旧势力就要绑架他、判重刑，或以病业形式夺走生命，来考验学员离开他到底还修不修；他走得不正，旧势力不但不会绑架他，反而会加强他的执着而让他一直乱下去。目地还是考验，考验学员能否分清正邪、能否放下私心而制止他的不正做法。

考验的手段是：旧势力有意加强“总协调”的求名心，让他到处张罗大型交流会。同时旧势力在学员内部安插坏人向邪恶提供情报，制造绑架。学员们不清醒，它再制造大面积绑架。直到学员清醒了、敢于曝光邪恶，旧势力的考验才能终止。

无数惨痛的教训不得不令人深思：在大陆的迫害环境下，每个学员要以法为师，用法来指导自己修炼，做好三件事，而不是靠“总协调”，跟人走。每个学员在法中修，整体状况就会好。

五、学员的依赖心，是促成“总协调”不愿退下来的原因

能够促成“总协调”角色的长期存在，无非是学员的崇拜心、依赖心，学人不学法。

可是修炼十几年的老弟子，都知道以法为师的重要性。修炼就是成就生命修自己，我们学法多年早该成熟了，做事还用 人扶着拽着吗？依赖“总协调”的同修将来还要带个拐棍去天国吗？对“总协调”的依赖心不去也是修炼中有漏，能修圆满吗？修炼没有捷径，“以法为师”是师父对每个弟子的基本要求。人人都得踏踏实实学法、修心，用法中开启的智慧讲真相

救人，才能完成身为大法弟子的使命。

在具体做法上，学员各自要理性的谢绝“总协调”频繁召集的交流会，不再好奇看他信箱里又发布什么消息了，该叫大法弟子知道的消息都在明慧网上。大家都严格管好自己的人心，自然就没有“总协调”的市场了。这样双方都冷静下来用法衡量事情，这对整体、对“总协调”本人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的好事。

六、大陆“总协调”都应主动退下来、脚踏实地讲真相

本文不是说“总协调”怎么不好，只是从法理上切磋。就像那些一开始铺路的气功师一样，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回去了。而“总协调”也应该这样，有的当初带领当地同修证实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那个功德神都给记着呢。可那也是一个时期的状态，不能总这样，大法修炼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状态，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

大法弟子人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都得在法中证悟自己的东西，尤其到最后阶段更是锤炼的珍贵机缘。如果“总协调”不懂得适可而止、适时而退的话，必然会干扰学员、干扰整体，起到令魔高兴的作用。同时也说明“总协调”法理不清，跟不上正法进程，那就更应该主动退下来好好学法，好好讲真相了。对大法弟子来说，讲真相才是修炼中更重要的事。

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3]那么这人人之中包不包括“总协调”呢？师父明确指出这就是对大陆弟子的特别要求！所以谁还说自己“使命不同”、谁还与明慧同修或海外项目负责人相比，那大家能否撇开表面现象，从法中去理解师父要自己怎么做呢？这不是修自己、考验自己、在法中成熟自己的机会吗？

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一定全对。写出来真心和同

修交流，希望能起到相互借鉴的作用，共同学会以法为师、在法中精進。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再精進〉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当问题被同修写成文章上网时

文：大陆大法弟子

这些年，明慧偶尔发表一点本地同修的“问题”文章，比如：有人不注意手机安全，演讲乱法，发正念内容标新立异，把同修作为市场推销香，欢迎师父回来做条幅和炼功服，执着开天目……个人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指出，如果谁也不说，发展下去会影响整体，对同修对个人修炼也会造成很大损失。

我发现，大部份同修看到文章后，能用法衡量，同时向内找，认为这事应该说，应该曝光，对点醒同修和制止问题的发展很有好处，起到的是正面作用。但个别同修用人心对待，有怨言、发牢骚，到处查文章是谁写的？觉的自己丢了丑，在同修中到处问：“你知道 ×× 文章是谁写的吗？”甚至在学法小组里也议论纷纷，好像写文章的同修倒成了罪人。

我认为，作为修炼人，别人给自己指出问题应该高兴才对，常人还有“闻过则喜”之说，难道我们还不如一个常人吗？有就改，没有就作为警戒。不管你觉的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问题，修炼中没有偶然事。对问题被曝光的不满的本身，就说明心性有问题，这种不服、不满和怨恨的表现是旧宇宙生命的属性，修不下去就不够新宇宙生命标准。作为真修者，还巴不得别人给指出点问题呢，怎么还能向外推呢？

前段时间，针对有人把开天目同修照片和师父法像放在一起敬香的事，师父在讲法中指出：“有执着这些事的人，就有这样的乱法的出现。”[1] 这在本地引起很大轰动，不少同修都在问：“这事是谁写的？”同时还查：“是哪个开天目的同修？都有谁供他的像？”还有的同修发牢骚：“多大的事呀？还捅到师父那儿去了？值得吗？”

作为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讲法，都应该抱着恭敬的心，和严肃的心态去学才对，因为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虽然现象是说本地，但其理性的内涵无穷无尽。我们没做好，让师父操心了，应该感到惭愧才对，师父讲出来了，应该赶紧归正，怎么还不服用人心对待向外看呢？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呀？！

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并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最苦最难对应的是最高最大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地区很多同修执著于快点结束，“太苦，太累了，喘不过气来，快点结束得了”。这种心理直接造成一些同修基本不做什么了，做也是应付。

我们大法弟子修到今天，每个人对应一个很大区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状态就是对应我们的修炼状态，人的心就是对应我们的心。我们执著于玩乐，现在人到了娱乐至死的地步；我们执著于吃喝，现在人白天黑夜、没完没了的吃喝；我们执著于受伤害的怨恨，现在极端的宗教信仰，抱着与对立面同归于尽的绝望；我们不主动救人，不珍惜自己与别人，现在多少世人不把他们的心放在他们真正应该关注从而得救的大法上。

这种状态，歇斯底里的绝望，还有更微观的因素，对人来

说就是空、无——各个大穹的最后。感到不能得救，生命表现为绝望，没有了希望的生命就会自暴自弃。

无是没有对任何以下的执着。如果我们执著于结束，执著于苦，我们就走不到最后，走不到最后就无法救了最后的一些；如果我们执著于时间，我们就走不到没有时间的空间，走不到就触及不到；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的人，就救不了别人的人；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法理，就不能走出自己的局限；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一切的不灭，就走不出旧宇宙。

我们不修到那儿就救不了那儿，不具备那么高的威德，众生就会在旧势力和旧理的干扰下不会真正的信服，不信服就不会主动同化大法。

我们不执着哪，才能走到哪，我不执着于什么，才能救了什么。

建议同修放下一切执着。如果我们抱着还有十亿年也要坚持的想法不懈不怠，勇猛精進，我想我们还有更多的生命能够得救！

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一定全对。写出来谨供同修相互借鉴、相互鼓励、共同精進。

不再害怕旧势力

文：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我身体经历了一个较大的事故，不能站立，卧床在家。然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加上每天的学法，感觉自己有一些突破，尤其是认清了旧势力。

在卧床的初期，剧烈的疼痛使我彻夜难眠。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出现魔难，向内找。大大小小的事情，从自己的一思一念到所做所为，觉的自己太多没有做好。回想起出事故两天前，发现了自己思想中出现了追求常人对我“佩服”、新同修对我“崇拜”的不好的念头，师父也点化了，我却没有及时解体它

们，粗心大意的放过了另外空间对我伺机下手的旧势力。加上身体的剧痛，我陷入了自责的深渊。

其中最严重的一天，我的全身疼痛到每一秒都在颤抖，痛苦中我熬过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自责演变成了自卑和恐惧，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哪怕用自己做的好的方面来安慰自己，比如我今年救了那么多人，还让两个人得法，这些也只能让心里稍微好受一些，恐惧和自卑还是占据上风。“这下完了，你不能出去救人了。”这个念头充满了我的思想，我知道我活着的意义除了自己修炼外，更更主要的就是救人，不能出去救人了，那我几乎就成了废人，一种悲凉感打击着我。我全身瘫软，头昏眼花，好像要死了……

就在这一绝望的瞬间，我只剩最后一念：“旧势力，无论我过去做的多不好，被你抓住了把柄，要置我于死地，我现在也不能放弃修炼的决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每一个下一秒就是我修炼真善忍的机会，是我追随大法，听我师父的话的机会！”这一念一出，我心里马上轻松了，安然入睡了。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我依然不能控制自责与悔恨。我表面知道这是对执着的执着，但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去摆脱它。晚上身体受伤的部位疼痛不堪，同时感到有一个东西附在我的心脏上，抓我的心脏，那种酸痛令人恐惧不已。（我听说其他同修也经历过心脏被抓的感觉）这个心脏的酸痛经历过很多年，这个酸痛在这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可是最近它又每晚必来，增加我的肉体痛苦，打击我修炼的信心，它好像让我看到：“你把我没有办法，你解决不了我。”真是有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特别害怕旧势力，包括这一次出了事故，我表面跟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决不承认旧势力，大家都在帮我发正念，帮我否定旧势力。其实，我隐藏极深的一念就是：“我出现这个魔难就是我自己有漏的必然结果，谁

叫我不做好？活该！没做好就必然承受这个后果。”这一念十分顽固。其实旧势力就巴不得我这样想，这样就会消磨我的意志，让我陷入恶性循环的自责之中，不能自拔，就是旧势力想看到的结果。

我过去从来不愿承认我害怕旧势力，过去一直不承认，其实也是党文化灌输我的不良习惯，决不承认自己有原则性的错误，总是掩盖，层层掩盖。没有看到大法弟子有谁害怕过旧势力，都是在否定它呢，自己不会比别人差吧，那种争斗心，面子心，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哪怕我一个人独处，对自己我都不承认我害怕旧势力。我看到自己的这个真实情况后，我大胆的告诉了一位同修。我告诉他：“其实我心里十分害怕旧势力，一做错事情，马上就想到了旧势力会对我怎么样，尤其从洗脑班出来后。”

我告诉这位同修后，他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沉默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曾经很害怕旧势力，也是从监狱出来后，一直自责。最近才摆脱这种内心深处的自责。”有了同修的理解我轻松了一些。他说：“不用自责，那些迫害，那些旧势力强加的魔难，连师父都不承认，你为什么还要挂在心里呢？那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他提醒我再看师父二零一六年讲法。

师父说：“没有关系，师父看见了，有的难是人承受不了的，那都不算，跌倒了再爬起来才最了不起的，从新做好！只要你能一直清醒的走过来，一直在修，一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就了不起，师父就承认你！”[1]

读到这里，我感觉师父没有怪罪我，而是鼓励我，眼泪忍不住流下来，知道师父承认我，我信心大增。

接着学法，师父说：“可是旧势力给我破坏了。给我破坏掉了，它说你所说的那个我们不会，我们会的就这个。你不会你就别参与啊，它要参与。”[1]

我悟到旧势力搞的一切都是错的！既然旧势力都是错的，

那我害怕什么？我心里更加轻松了。我觉的我真的不害怕旧势力了，但是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

旧势力是如何毁坏传统文明的，毁坏人伦道德的，毁坏大法弟子救人的环境的？看看中国大陆的乱象，我增加了对师父这段法中对旧势力的描述的感性认识。

尤其是最近，我看见大陆常人的道德在急速败坏。人们基本没有正常思维，开口就是说谎，一出现矛盾就人身攻击，一涉及芝麻大的利益关系，就针锋相对，互不让步。网络上别人的观点不同，就破口大骂，完全不试图去理解对方，那些伤害人的话简直不堪入目。我身边的人，母子之间，兄妹之间，夫妻之间，一旦涉及金钱利害关系，马上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甚至你死我活……人们的电话也经常收到各种诈骗短信，诈骗电话，几乎人人都会收到，上当的人不少。

再看看很多人沉迷于日用品传销、保健品传销、金融传销，只要听说点点鼠标就有钱赚，钱可以生钱，不用付出真正的劳动，那人们就往里钻，对空手套白狼表现极大兴趣。人们的心里时时刻刻想着如何不付出什么就可以挣到钱。真正愿意用双手的劳动换来报酬的人越来越少，只有那些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城市的清洁工、送水工、保姆总体上要好一些。连那些公务员，大学老师，中学老师，不是炒股就是放民间高利贷，不是金融传销就是普通传销，反正就是不满足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收入。这些不是旧势力一手造成的吗？

旧势力搞的邪恶中共毁坏传统文化，把中国人已经变的很难听真相了，多少常人都是天上来的王，无量宇宙的王，都在邪党造成的这种乱象中急速败坏，以至难以听真相，只对利益感兴趣。极少数好一点的常人也是唉声叹气，只求保全自己不被食物中毒，不被坏人诈骗。

把师父对旧势力的描述和大陆社会乱象结合起来看，我开始蔑视旧势力。

师父叫旧势力不要插手，它们非要插手，因为它们，有的大法弟子还没有完成自己修炼的路，就被夺走了生命；有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放弃了修炼；有的本来有缘，可是被迫害形势吓的不敢走入大法。多少常人被迫害形势吓的不敢听真相；多少常人在败坏的社会中，一心想钱，对听真相不感兴趣。

这个结果，旧势力还有什么话可说？它已经无法收拾，无法偿还这一切！它们非要与师父对抗。听师父的安排，不要插手，就那么难吗？想到这些，我从不怕到蔑视旧势力。它们就那么自私，那么不甘寂寞，就那么不懂得这部大法就是洪大宇宙唯一的保证，不容怀疑，不容插手。

想清楚了，心性提高了，晚上睡觉，那个迫害我、吓唬我、抓我心脏的邪恶生命退去了。是法给我智慧和神通把它化解了。这之后，我的心情好了，我躺在家里期间，不能行走，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家，让我救度。其中一人从了解迫害真相，到已经能在有意无意中用“真、善、忍”要求自己。

难怪旧势力得到的是被大法“全面解体”的下场，因为它只会搞破坏。认清它、看穿它，就不会把它当回事，不把它当回事，这一念本身就能解体它。它就没有能力欺负大法弟子、挡住大法弟子救人的路。

感谢所有在此期间来看望我、鼓励我、给我指出执着的同修，包括为我远距离发正念的同修！

感恩师父的看护和鼓励，请师父接受弟子跪拜！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千万别忽视明慧期刊在讲真相中的作用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上刊登着同修们耗费很多精力编辑、刊发的各类期刊，有好几十种，犹如一桌桌丰盛的佳肴。不同种类期刊可针

对不同人群的症结，从不同的角度讲清真相，从而达到救度众生的目地。

讲清真相是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之一，弟子必须做好。讲真相的方式也很多，譬如，发放明慧网的真相期刊，包括报纸（传单）、杂志（大册子），可以面对面、也可以不面对面发放；真相光盘；打电话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邮寄真相信或资料；粘贴真相不干胶、真相展板等。

我觉的真相期刊有诸多好处，可以弥补其它讲真相方式的局限性，例如光盘，现在住户需有影碟机；打电话，有的几分钟就劝退一个的，我认为这很可能：一是，他以前看过真相资料，是真相资料做了铺垫；二是，多数只讲了邪党的腐败，迎合了人们普遍对中共邪党的不认同，否则，很难在几分钟奏效。而几分钟“三退”了，我们往往就认为是讲了真相了，把人救下来了，而且这还不是少数。

敬录师父在《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

弟子：景点劝“三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不是。“入过少先队吗？”他点头。给他取个名字退队，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三退名字，他说“嗯”，或者说“谢谢”，或者说“知道了”。请问，这样算退了吗？

师父：我觉的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地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地的！（热烈鼓掌）你觉的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的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嘛。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

“弟子：有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劝三退，有的同修说只要退了就行，不要再多讲。

师父：就象我刚才讲的，三退不是目地，讲真相救人是目地。”

学习师父的法，师父反复强调讲“三退”不是目地，讲真相救人是目地。而又着重阐明了同意“三退”只是“第一步”，是要我们进一步讲真相。我理解是师父要我们讲清法轮功真相。

一个生命，如果不认同甚至反对造就他的大法，那新宇宙是决对不要这样的生命的，是要淘汰的。现实中，很多同修以“三退”为得救的标准。在以前我就是这样的，认为这个人只要“三退”就算得救了，而没有再深入的讲法轮功真相。现在对常人讲共产党如何腐败，如何邪恶、不好等等，多数常人都能接受，所以“三退”就比较容易。而在目前的“三退”人数中，还有一部份众生还不了解大法，甚或抵触。这些，对照师父所要，我们只是做了“第一步”。

在明慧的交流文章中，我看到同修说，真正要讲明白一个人，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或更长时间。如果这样，一天下来，真正能够讲明白几个人呢？

师父还要求我们一定重视讲法轮功基本真相。明慧网发表的《明慧特刊：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伪案揭秘》、《话说当年 4.25》、《1400 例谎言的背后》、《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等都属于基本真相范畴。试想一个人要看完这几本期刊需要多长时间，而我们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十几分钟、几十分钟把这些基本真相讲的清呢？

我有一位常人医生朋友，今年七十七岁。开始劝“三退”时，一直说自己什么邪党组织都没加入过。后来告诉我实情：共产党每隔几年就来个运动，被共产党整人的那一套搞怕了。还说：除了你们法轮功，谁能坚持十年？直到零九年，他才告诉我五十年代入过“团”，办了“三退”。其实，也是真相期刊的作用。

他家在县城边的村里，每年也许就能看到几本真相期刊。二零一四年，他找到我说：我看过你们的一些“本本儿”（期刊），内容挺丰富，你能不能给我多弄一些。我当即答应：行！

我就把一年的期刊、基本真相册子等给他打印后送去。这些真相资料极大的丰富了他的大脑。这位朋友记忆力很好，也非常健谈。这回他是彻底明白了真相，完全是一个活传媒。

现在的人们喜欢扎堆，海阔天空的聊。这位朋友只要一到这种场合，就有了他的用武之地了。由于没有时间的限制，他也讲的头头是道。邪党的罪恶、造假的真相，腐败等等讲的很多。法轮功真相必谈，特别是“天安门自焚”骗局，他讲的也非常透彻，某些医疗上的细节，甚至比我们讲的还详细。最后还加上一句：我以前上班时经常去北京出差，上天安门也不下百次，但一次也没有看见警察带着灭火器巡逻。从而使很多人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共产邪党对法轮功造谣诬陷。有很多人以为他是大法弟子，叫他“法轮功”。他说：人家法轮功还不要我哩。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在他的家里亲眼看到他就是对去看望他的人这样讲的。

这个事例很生动，充分说明了真相期刊的重要作用。目前，由于打电话方便、省事、省力、安全系数高，有一部份同修不发或很少发明慧真相资料了。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三退”人数多，而真正明白大法真相的不多的状况。

综上，我认为要达到使众生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我们还得多做明慧网的各类期刊，那是讲清真相的利器。明慧网有文章说：开天目的同修说明慧期刊在另外空间光芒耀眼，大法弟子所送达之处，另外空间的众生事先已经知道，都在欢呼雀跃、急切等待。因此，请同修们一定要珍惜明慧期刊，多做明慧期刊。

写此文，决不是说其他讲真相的方法不重要，只是说不管利用何种方式讲真相，千万别忽视明慧期刊在讲真相中的重要作用。

学法要入心 加紧发正念

文：根据小弟子口述整理

我是一名七岁的小弟子，从五岁起，我开始每天坚持读《转法轮》，每当我完整读完一遍《转法轮》，我都感到自己的身心会发生一个明显变化，我真切的感到师尊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现在我也参加同修们的集体学法交流了，也力所能及的开始参与家人同修们救人讲真相的项目。

这个月，我又读完一遍《转法轮》，师尊为我打开了天目，无论睁眼，还是闭眼，我都真切的看到了大法弟子学法和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景象。我告诉了家人同修，大家交流后决定写出来，因为明慧网最近刊登了师尊新经文《提醒》和大法学会发表的《加强发正念》一文。

另外空间所见有层次的局限，请同修们以法为师，此文只是与同修们切磋，共勉。

一、大法弟子学法是非常神圣的事

《转法轮》真的是一本宝书，我读法时，看到整本书五彩缤纷、金光闪闪，和师尊在书中讲的一样。读法时，我看到自己口吐莲花，一朵朵粉色的莲花逐渐变大，飘落到书上，然后消失；有时，我还看到一朵朵粉色莲花会飘落到字上，每个字都是师父法身盘坐的形像，师尊蓝蓝的头发，非常神圣，这些莲花直接变成了师尊的莲花宝座，非常玄妙。

但是，我也看到自己读法漏字、错字、看错行的时候，吐出来的莲花是灰色的，很快就消失了。更令我惊讶的是在我状态很差，脑子胡思乱想，读法不入心的时候，吐出来的莲花竟是黑色的，很难看，我感到很难过。

大法弟子读法真的不能敷衍、溜号，一定要读准确，字字入心，师尊讲过在另外空间都是物质，如果长期口吐的是灰色、黑色的莲花，对自己，对自己周围的生命都是多么糟糕呀！

一天晚上，妈妈让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满口答应，我话一出口，就看到房间里出现了金色的线，感到很奇怪。然后我坐在床上双目微闭，突然天目看到师尊身体巨大，盘坐在大大的莲花宝座上讲法，莲花宝座下这些金色的线不停的翻滚，无数的神都一圈一圈的围着师尊，他们每个人都双盘在一个厚厚的圆垫子上，恭敬虔诚的听师尊讲法。在师尊的旁边不远处，还有一座巨大无比的金色宫殿，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殊胜、壮丽。我马上告诉了妈妈，妈妈也很高兴，她说师尊让我看到了大法弟子学法时另外空间的景象，我们更应该敬师敬法，妈妈让我别生欢喜心，然后妈妈去打开讲法录音。就在这时，我睁眼看到许许多多的佛、道、菩萨、仙女等神仙，他们瞬间飞进了我们的房间，他们一层叠一层的双盘坐着，挤满了房间的所有空间，当师尊的法音响起，他们每个人手捧一本《转法轮》，恭敬的看着。

此后，每当我自己读法时，或是和家人同修听师尊讲法录音时，还有参加同修的集体学法时，我都能看到他们。只要大法弟子开始学法，无数神仙们瞬间就到，房间一定挤得满满的（但有几个地方，神仙们不靠近，后文会提到），我们学完法，他们瞬间就飞走了。师尊让我看到大法弟子学法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一定要敬师敬法，而我有时仰着、躺着，坐姿不端，有时边学法边搞小动作，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真是太不应该了，现在每天都看到自己和另外空间的神仙们一起学法，真是感到很神圣。

希望同修们在学法时能敬师敬法，珍惜和重视我们每天的学法机缘！

二、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

发正念是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之一，我经常看到家人同修状态不好时，发正念常有倒掌、手印变形的情况，我自己也总是不能坚持发完，就贪玩去了。最近师尊让我看到了大法弟子发

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景象，真是正邪大战啊！

全球四个整点统一发正念时，我看到家人同修一开始结印，清理自己空间场的邪恶时，那些邪恶的烂鬼、黑手和共产邪灵的生命立即出现了，它们真的像师尊讲的摆出了阵势，排着队伍，还踏着步呢。有时我还能听到邪恶的声音，我惊讶的发现在妈妈的房间发正念时，邪恶都是从妈妈的常人工作的电脑里跳出来的，最先跑出来的两个邪灵，它们首先吹号，邪灵生命迅速集结，紧接着一队一队的邪灵生命举着五星血旗、邪党旗，喊着“一二一”口号，排着队，来得还很凶猛，拿的武器各式各样，有大刀、长矛、红缨枪，还有手枪等等。师尊给大法弟子下了一个金色的罩，邪恶伤害不到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立掌发出来的功连在一起，形成了很强的能量光球，一个一个的向邪恶发过去，邪恶们碰到光球，瞬间就解体了。

我把看到的景象告诉了家人同修，大家感到心情很沉重，妈妈说由于她过去不重视发正念，常常被干扰，所以另外空间的邪恶还如此嚣张，竟然还摆着这样的阵势。接下来，家人同修再次学习了师父新经文《提醒》和大法学会《加强发正念》，大家都悟到我们必须要在发正念状态上有个彻底的改变，尽快突破这种懈怠的状态，承担起为众生负责，正念除恶的责任。

后来，师尊还让我看到了发正念时的另外一种景象，我们坐在客厅里发正念，我看到邪恶都从电视机里跳出来，这些邪恶和之前我看到拿邪党旗的共产邪灵生命有些不同，它们都是各种漫画、动画片的人物形象，我还看到了自己小时候一直执着爱看的巴啦啦小魔仙，它们纷纷跳出电视机，也不摆什么阵势，惊慌失措的在房间里到处乱跑。大法弟子发出的功瞬间变成无数的金色亮点，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到处去追这些变异生命。这些变异生命一沾上亮点，就立即解体了。有一些生命跑到我们家大门和阳台就消失了，还有一些跑进了里面的房间，我猜想也许是跑到妈妈的常人工作电脑中去躲起来了。

我一直执着看常人动画片儿，虽然家人同修基本不允许我看，但我还是放不下，有时到别人家就看个不停，这次师尊真的让我看到了。我喜欢的那些动画小人儿都是不符合宇宙法的变异生命，都是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的对象。家人同修与我交流，准备再次彻底清理我的常人书、玩具等。大法弟子因为执着心不放，为邪灵生命提供了藏身的场所，家里的空间场总是不干净，大法弟子做三件事也很容易被干扰。

三、神仙离得远远的东西

写在这儿，我突然想起了，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神仙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时，总是把屋子挤满，连空调上，桌子、柜子上都坐满了神，但有两个地方，他们总是离得远远的，没有一个人靠近。一个就是电脑桌，上面摆着妈妈上班的工作电脑；一个就是客厅的电视机，他们离得很远。

看到发正念的景象后，我明白了，常人电脑、电视、智能手机等都是邪恶生命的来源通道，只要打开，就有源源不断的邪恶从里面出来，干扰大法弟子。这些东西真的是太脏了，而且非常容易干扰大法弟子，连另外空间的神都离得远远的呢。很多同修认为家里有常人，他们看电视的、打游戏的、玩手机很正常，没有重视发正念清理环境；还有些同修，和我一样，自己也对这些东西执着。无论什么情况，这些对大法弟子修炼的干扰真的太大了，更是直接影响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

希望同修们能引以为戒，加强发正念，要不邪灵何时才能清理干净啊，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干扰中，我们又怎么能更好的助师正法呢！

我明白了要写法会稿

文：四川大法弟子 辛莲

最近，同修急需资料，可是我的两个打印机都出了问题，

我找到技术同修，他说打印机没问题，叫我向内找，发正念就会好。听到这话，当时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被各种人心所带动，就想：有条件做资料的同修也有，有的还有电脑，如果资料点遍地开花，那对整体证实法该有多好啊！而且打印机也不容易出问题。

这时，我看到了明慧网上一年一度的法会征稿，人心就出来了，脑子里出现很多不写的理由：每天三件事都安排得很紧，没时间；要写的同修不是很多，也没啥可写的等等等等。我就想：如果站在同修的角度思考，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写。觉得如果同修做资料，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的事情，还为她们在正法的最后最关键时刻失去了证实法的机会而惋惜，而遇到修自己，就不干了，就糊涂了。

我是二零零九年才走进大法修炼的，由于得法晚，修炼的路上不敢懈怠。我坚持晨炼、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做三件事的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闯过的每一关，都离不开明慧网上同修的鼓励。

长达十几年的残酷迫害，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我很多次在心里跟师父说我也要把自己所经历的和同修交流、切磋，共同精进，可总是难以突破自我，一次次失去了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

其实，我们修大法了，写出自己修炼中的体会不是很难的事，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再说，我们有神笔在手，而且师父无时无刻就在我们的身边。最近的一些经历，感到师尊的慈悲与呵护，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一年多来，已五次被绑架，我都正念走出来了，没影响做三件事，家里人也不知道。每一次都是神奇的经历。第一次出来后，我就把被绑架的经历发到明慧网，同时又给绑架我的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真相信，当时觉得这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

今年四二五前夕，我连续两次被绑架到同一派出所，中间只隔了一天，而且还是那几个警察，他们再次见到我，只说了一句：又是你呀。没有责怪。一会儿，副所长把我叫出去，我呆呆的站在那，他对我说：大姐，快回去了！回家的两天，我一发正念就流泪，平时也不自觉地流，流了很多，脑子里总是他们的身影，觉得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般。我就给全体警察写信，这封信我是一直抹着泪写的。整理好，第二天正好是四二五，我就直奔派出所。见里面很多人，我就把信放在警车上。小小县城我走了个遍。一边讲真相，一边看到警车，我就放一封。

前不久，我再一次被绑架到以往没去过的派出所，我把心一放到底，就是讲真相。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若是被他们迫害，我就绝食反迫害，若是能走出去，弟子该干啥还干啥。第二天，我又在街上堂堂正正的发资料、讲真相。

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修炼的路上，经历了太多太多，当处在魔难中的时候，内心那种煎熬就不言而喻了，当走过来后回头一看，其实它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们修炼路上的梯子。但是状态不好、正念不足时，就会受到旧势力的干扰。法会能够使我们坚定正念，走过魔难，自己能够在集体中熔炼升华，就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能坚持晨炼，几乎没耽误过，突破面对面讲真相，最近又突破了打坐，不知能坐多久。讲真相从胆胆突突到堂堂正正，看到警察从怨恨到觉得亲切，每一步都离不开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而在这点点滴滴修炼过程中，自己也有太多的感触，我们不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吗？！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

同修啊，残酷的迫害，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在这关键的最后时刻，千万别再错过了神圣的法会。希望法会上能看到更多同修的交流。

重视发正念要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八十四岁已修炼十八年的母亲从异地回来，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发正念时，发现她边举着手发正念，嘴在不停的上下翕动。发完后，我问她发正念时你在不停的念什么？她说把所有的邪恶全部灭尽。我说明慧网关于发正念的要领你知道吗，她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于是我把《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读给她听，然后叫她把前五分钟清理自己时应当背诵的师父的相关讲法和发正念时的几句话背下来，严格按明慧要求发正念。第二天早晨发完正念后，她高兴的告诉我：昨晚半夜和今天早晨两次发正念对头（正确）了，“灭”字一出，静下来后，感到威力巨大，而且几个月来学法眼睛模糊看不清字的现象消失了。

我想，母亲历来三件事都很尽力，参与营救同修发正念一发就是半个或一个小时，当地同修也喜欢要她配合发正念，可是长期以来，她却不知道发正念的要领。

我们周围也有一老年同修像我母亲一样，边发正念嘴在不停的念，而且她说发正念很费力，心口象出不来气；另一位同修也说一发正念头就发晕很吃力，她也是一边发正念一边不停的念。后来我把明慧网发表的有关发正念要领下载打印给她们看后，她们按明慧要求纠正了不正确状态，发正念正常了。

在师父正法进程已近尾声，从明慧统计的数据来看，为什么邪恶迫害仍在疯狂？我想，除了邪恶垂死挣扎、大法弟子修炼状况等原因外，跟我们大法弟子不重视发正念、特别是很多老年同修长期不懂发正念的要领、方法，因而发挥不了正念的威力有关。

建议各地协调同修关心本地同修发正念的情况，是否按照了明慧关于发正念的要领、方法在做。使大法弟子的正念能充

分发挥出来，灭尽邪恶，早日结束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修炼交流摘录】

◇就在发十二点正念时，我感到天旋地转，身体发烧，同时伴随着剧痛向我袭来。发完正念仍不见好转，我想炼炼功看看，在炼抱轮期间吐了好几次，但手始终没放下来，坚持炼完抱轮时，全身大汗淋漓。我一边求师父加持，想这是邪恶烂鬼干扰我传真相救人，我一定要清除它。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把《九评》光碟、真相小册子等装好，忍着强烈的疼痛，开开门迈出了坚定的一步，我就是要去救人，兑现我的史前大愿。北风夹着细细的雪花吹在我身上，难受的身体有点发晃，步行艰难，心中背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2]。当我把真相资料送到目的地地往回返的时候，觉得轻松多了，到了家中不好的状态完全消失。

——《心中有法 在神的路上精進》

◇师父给同修开启某一方面的智慧，掌握某一方面的本领、文采、口才、谋略等，不是让你来求名求利的，是因为正法，自己的志向，这方面的修炼，才在证实大法中获得了这些，如果不是因为大法，或在正法时期，你能知道这些？如果不是师父保护，你能不能修炼都不好说。

——《不执着自己的本事》

◇为什么我会与别人有不同？就是因为我要维护大法弟子尊严的正念和愿望，得到了师父法身的加持与肯定，清除了人背后的旧势力因素；同时作为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5] 自己的正念也在发挥着镇邪的作用；而旧势力也认为无空子可钻了，所以它就不管了。它这一不管，警察、犯人也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都有明白的一面，那么明白的一面就主导他了，他人的这一面就尊重我了，因而我也就有了尊严了。

——《维护大法弟子尊严二、三事》

◇路上，我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有不負責任的心和依賴心，我去詢問此事是對的，但是我也知道家屬的電話，為什麼我要一直等經手此事同修的回應呢？為什麼不能自己把此事辦好呢？師父說：“其實作為大法弟子，這時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煉、是責任、是應該做好的，你就應該把你覺的不完善的地方默默的把它做好，這才是大法弟子應該做的。”[1]而同修的抱怨觸及到我不願意讓人說的心。我為什麼要在心裡解釋此事呢？我把自己放在此事之外了，認為此事不是我的事，並且還有爭鬥。而同修最後表現出來的怨氣也是我心裡怨氣的表现哪。有怨就是不平衡嘛。我邊找自己邊清理，同時我感謝師父給了我一次清理自己的機會。

——《也談向內找：別人好比鏡中的自己》

◇在二零一五年八月，女兒把她的手機給我用，教會我看微信，里面的内容多，有医疗、保健卫生、民间、单方、验方、推拿、针灸之类的（因我是退休医生，从年轻时就收集药方的习惯），微信上有一绝密配方是防血管阻塞的，因都是食物，当时我想当食物吃没有关系的，给自己的执着心找个借口，还做了，吃起来。当找到时，真的吓我一大跳。还把自己觉的老了这一念也加进去，这不正的一念就会带来麻烦事。整天累得很，做什么事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这就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在不自觉中“求”来的魔难。修了这么多年，每天学法一至二讲，但不入心，常人中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无意之间滋养了各种微小的执着心，一不留神，把握不住心性，轻微的一念不在法上，偏离了法的标准，就招来麻烦事。

——《在不自觉中“求”来的魔难》